



营养液 图片 王庆松

## 生活礼赞

Psalm of Life

王庆松 Wang Qingsong

我希望我拍摄的这些作品具有当代性，可以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在材料上选用光面像纸，这样会更有力地表现当代社会浮华躁动的不稳定性。在图式上，我偶尔选择一些过去和现在可以比照的典型画面，并且自己身在其中，旁观时代、模仿时代并反讽时代，对低俗奢华、物欲横流、崇拜欧美等部分弊端做出我的揭示。

### 第一部分：美好的生活（摄影作品）

“一年一变化，三年一大变，五年大变样”这一口号可说明当代社会的面貌。看一看我们的城市——满街的流行色彩，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霓虹灯下笼罩的卡拉OK厅、迪厅、酒吧、俱乐部……让我们“时尚”起来了，只是时尚得有些可笑，有些矛盾，有些疯狂。传统和精英文化都被搞得没有力量、没有活力、差不多快扔进垃圾桶里了。这就是当代。当然我要万分地“感

谢”，因为它使我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切入点，并用摄影及舞台的艺术表现方式，来展现和上演这个时代的面貌及真实的当代故事，并且是很容易看懂的当代故事。

住房可以说是基本的生存问题，那么在这个赶欧超美的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住房呢？我们要求极具想象力，希望自己拥有欧美合一的家居环境。开发商迎合了这种趣味，创造出“中国的曼哈顿”，它拥有法式设计，英式管家，意式家具，德国地板，荷兰灯饰，北欧风情。此类建筑好似世界大团结一样“完美”地融为一体。可以想象这样的住房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滑稽可笑，既没有比这更好，也没有比这更差的了。为此我只有



#1



#2

创作《亚当和夏娃》(1998年)这一作品。

众所周知,麦当劳在美国和欧洲仅仅是个快餐店,如同我们的包子铺,小面馆一样,只是方便而已。可麦当劳一打入中国就变成了极品食品。我们常见有人在那里聚餐、请客、过生日甚至约会情人,把它吃得“火”起来,吃成了五星级“大饭店”。现在哪里繁华热闹,哪里就会有麦当劳,它已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的重要“景点”。这大概就是我创作《思想者》的感触之源吧。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可口可乐、摩托罗拉手机等各种洋衣、洋酒、洋东西,都倍受我们尊敬和爱戴。此现象从表面上看是对欧美物质生活的向往,但这些洋货是否也代表了全球化时代的另一种殖民侵略呢?我则因此创作出《守望者》(1998年)、《里面的人》(1998年)、《拿来千手观音系列》(1999年)、《我能跟您合作吗?》(2000年)、《向上看!向上看!》(2000年)、《大澡堂》(2000年)、等等摄影作品。

《新女性》同样也取材于唐朝一幅经典名作,表现当时皇宫贵族奢侈糜烂的生活状况。然而这种糜烂生活并不快乐,因为它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纯属贵族自己设定的一种虚假的玩耍逗趣的情景。我采用此图的目的在于此。在当下流行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面孔下,无处不见穿金戴银和华丽服饰的假贵族,表面上看他/她们非常自信和幸福,前途灿烂,而其实内心却十分胆怯,唯恐苦心经营的事业一朝崩溃。我将我的这幅摄影作品命名为《新女性》意义也更加明显,在解放妇女的同时,社会对她们的要求也就更加苛刻,她们必须外表时髦,内心坚强,可以成功地从事各种工作,应对社会的一切复杂困难。而事实上这些都是假象,繁荣奢靡的生活背后是无数酸辛。她们真的是当代新女性吗?

《找乐》(2000年)似乎也是题材取自古代的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我是融合了过去和现代的社会生活而创作出来的,是我对目前社会存在的一些虚无状况的集中反映。大家在辛苦工作时候之后,目的是赚取金钱,因为金钱可以买来快乐,也就是当下流行的时髦话语“找乐”。为使这幅作品产生类似古代文人的惆怅、凄清、冷漠的悲凉景象,我使画面颜色调为冷色,以达到对当前虚伪萎靡的人们精神状态的效果。

《大澡堂》(2000年)是另一件我有感于现实生活的画面。童年时,我们都会去公共澡堂洗澡,因为大多数家庭没有现今的热水器。在澡堂子里面,孩子们一起戏水嬉闹。我记得我还曾经在澡堂里面游泳。长大后,现代化和经济改革带来巨大的变化。人们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很多家



庭都安装了热水器。慢慢地公共澡堂从我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这些公共澡堂被有商业头脑的人们改建为洗浴房、桑拿间,可以提供各种服务,如洗浴、按摩、修脚、吃饭、卡拉OK等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过去的大澡堂已经变成新的消费场所。有钱人可以洽谈业务、签合同和祝贺什么等等。有时大澡堂也会变成地下色情场所。这样的生意在娱乐业中非常时髦,屡见不鲜。这就是为什么我邀请女模特,找过去的大澡堂来拍摄这件作品的原因和重要性。同时更加可笑的是我所租借的大澡堂也将不复存在,即将被改建为更加豪华时尚的多功能厅。

我一直在思考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在缺乏理想的时代,人们对过去的英雄和理想都失去了兴趣。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可以唤醒人们的理想,看看我们已经被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搞昏了头的那一面。为

#1-2 国宴 图片 王庆松

#3 大摆战场 图片 王庆松

#4 大摆战场的工作照



硬座车厢 图片 王庆松

对比过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颓丧的心情，我把现在当代的社会现实和过去做个对比，仿造《韩熙载夜宴图》拍摄了《老栗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精品，它反映了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也是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韩熙载生活的“真实记录”：他无力抵御只能逃避、放纵自己。几个世纪过后，朝代更迭频繁，但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命运却一直没有改变。《老栗夜宴图》既是对当代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对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处境的反映。

2001年我完成了《又一次战争》系列摄影作品。触发我的第一灵感是因为我们年轻时都受到革命战争电影中歌颂的英雄主义的影响。至今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以及三大战役中的英雄气节和战争场面仍然萦绕于怀。我们这一代人都清晰记得中学课本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我高中毕业时曾经想参军入伍，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最可爱的人，当然这些梦想都未得以实现。

我一直希望能对自己的创作做个总结，能够把我对中国传统和外来文化所存在的问题和所持的态度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这样2002年，我就拍摄了《前世》、《来世》、《卖货郎》、《渡口》、《哨卡》、《艺术快车》等等。这些作品中运用了电影中的烟雾效果，试图表达我对未来不可预测的看法。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为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大超市、大商场。同时国际化的迅速渗入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都成为2002年我创作《卖货郎》和《学前班》最基本的切入点。《卖货郎》是模仿宋代李嵩的《货郎图》，李嵩描绘更多的是童趣，而在我的《卖货郎》中，每个货担上出售的却是各式各样的名牌消费和旅游品。我的《卖货郎》同样充满童趣，可除了好玩之外，我想表现更多的是人们对这些洋玩意所充满的幻想和渴望。拍摄《卖货郎》就是希望大家一方面看到我们生活的丰富，同时也看到我们社会中所丧失的传统文明。《学前班》同样反映国际化对孩子们的影响。经常听到父母和爷爷奶奶对孩子们说，“好好学习，考个100分，咱们就去吃麦当劳。”麦当劳已经变成一种“奖品”，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动力。形式上这张照片有些像

过去电影和小说中“听爷爷讲故事”的画面。孩子们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儿童食品和读物，听长辈讲故事。我扮演的好像是一个仙界来的老头，正在教育孩子们“明天更美好”。这句我们从童年时代就经常听到的话似乎早已过时，它对教育“从娃娃抓起”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我的2003年的作品《中国之家》(60x600cm)和《罗曼蒂克》(120x650cm)概括了我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当前的社会和人文心理的现实。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不确定的观念。把这种经济社会中的现象移植到艺术中，就出现了我的《中国之家》图中的景色——遍地装饰着典型的中国古典家具和外国的的小玩意儿。我特别邀请的客人都是许多名画包括安格尔、库尔贝、莫奈、高更、克莱因、琼斯、布歇、伦勃朗、鲁本斯、大卫特、雷诺阿等笔下的人物。在这个《中国之家》中，我希望他们之间产生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并与中国的现代生活进行对话。《罗曼蒂克》中营造的是一个雾气弥漫、鲜花烂漫的森林乐园。《罗曼蒂克》以我的视角，重新组合许多名画中的“浪漫故事”。

2004年完成的作品《大摆战场》和《大广告》灵感就是来源于我所生活的这个国际化的都市北京所发生的故事。北京的每天都是全新的，每天都在上演喜怒哀乐，而这一切故事的起源都是因为人和物质之间发生了有趣的追逐关系。都市生存离不开衣食住行，最能反映这种都市律动的就是城市的建筑风景。在北京，每天都有新的

楼盘面世，都有新的大街在开膛，而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都是通过甜腻赞美的广告词来传达的。不信你就顺着北京的主干道长安街和二、三环走走看看。你会被满眼的名牌产品广告如路易·威登、芝华士和楼盘广告如公园大道、香江别墅所打动。尤其当这些巨大的广告牌依附在庞大的建筑物上，以巨大的字体强迫你不得不看时，你会疑惑到底城市的灵魂在哪里？

在《大摆战场》和《大广告》中，我就借用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巨幅广告牌和大幅大字报的形式，布置出混乱的场景。《大摆战场》里有20多人正在疯狂地抢贴各自的广告，似乎在进行广告大战，这都是因为广告文字可以带来“更快、更好和更高”的权力、利益和名誉。今天这个品牌取胜，明天它的对手就会取代它，在更加显眼的公共建筑物上张贴自己的广告。作品中的600多张招贴都是我自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传统的水墨和现代流行的广告笔写的，总共有近2000个广告，内容大到飞机、小到油盐酱醋。《大广告》再现了矗立在北京CBD的华贸中心的巨幅广告，可是我把文字改成《王庆松作品》，只有电话(58888888；暗指我要发(财))和艺术网站才可以隐约告诉人们这是一个虚拟的广告。广告牌下路过的人们或驻足观看，或不闻不问。我希望《大摆战场》和《大广告》能够给人们一些启示，可以反省一下我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被华丽虚假的文字修饰的广告词牵着鼻子走。

2005年我创作了《家》，这件作品是受到我

小时候记忆的启发。我们经常看到家里人或电影镜头中人们把宝贝玩意儿藏到家中的墙缝里。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也布置了一个破败的家，只有断壁残垣，而墙缝里却藏满了各种“宝贝”东西，有日常生活垃圾、电脑显示器、键盘、书本报纸、衣物、化学产品等等。也许现在的开发商就是在帮我解释我儿时的迷惑。他们把老房子拆除，取而代之是高耸的大楼，也许他们就是知道墙缝中的宝贝，才会下大工夫来开发这些项目。

《盲流梦》是直到2005年才完成的一件作品。1993年，我从湖北荆州来到大都市北京。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搭设出两三层高的楼房，既有前苏联的建筑模式，也有中国传统的建筑式样，每个房间都发生人世间的故事。这样我用我的视角，拍摄了我眼中北京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我的生活写照。

2007年作品《希望之光》和《国宴》也是有感于当下社会。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在这件作品中，人们似乎又看到了赢取举办权的艰辛过去和光明的美好未来。片中的五位扮演者都是我的家人。

2008年五月，我根据现场环境，在北京PKM画廊创作了一个装置作品，我把画廊的内部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红蓝白条相间的廉价的俗称“编织袋”包裹了画廊的空间。地板上也铺满了海绵，预示一种谨慎小心的提示。

《硬座车厢》是一组三联作品，左边的作品空无一人，中间的车厢里只有许多行李和我自己。我吃着太过熟悉的方便面，回想着八十年代到处漂泊、挤坐火车的情形。最右边的照片中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箱包和形形色色的乘客，行李和乘客的堆放和站立姿势都有点倾斜不稳，他们脸上流露出疲倦无聊的神情。同样这件作品也描绘了路途和迁移的人们为改善生活所必须忍受的辛苦。

我一直在关注医院的情况，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和家庭朋友经常生病要去看医生。大部分人都必须在接受治疗前先要付钱。我儿子三岁去医院看病时，他非常害怕医生。我母亲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尽管得了癌症也不得不离开医院。我2006年因为不能行走，和一个刚去世的老人呆在同

